

湖头条

初冬

王济川

立冬时节一过,秋天便悄然退场,冬天正式登上舞台,然而秋的余韵仍然绵延在这季节里。

在信阳,季节的更迭总是风来雨往,秋不愿离去,冬又欲强行登场,似乎非要经过一场拉锯战才行。这一周,气温骤降,厚实的冬装披上了身,清晨的雾霾也接连不断。沿河两岸雾气氤氲,行走其间,心中多了一份烦躁,不由得加快脚步,想要离开这模糊沉闷的氛围。

周末,难得的休息日,一周的疲惫得以舒缓,恣意地睡到自然醒,只有这时才能彻底地释然。于是我与妻子决定到小潢河沿岸走一走,坐一坐。

步行在河岸边,贴近大自然的怀抱。沿岸的树木仍然青绿,间或点缀着几片泛黄的叶子。枝头上残存的叶子,有的干枯皱缩,像老妇人的手掌般失去光泽,摇摇欲坠。越往里走,枯黄的叶子越多,阳光下金灿灿的,仿佛比春夏秋的绿色更应景。这时诗意忽起,吟道:“吾心爱黄叶,不翅于南金。”心境畅快,脚步也轻快了许多。

初冬,落叶是主角。这几年县里在河岸绿化栽种了许多树木,才有了这层叠纷飞的落叶美景。

此刻,一片片叶子从枝头离开,轻盈飘落,成群结队,像急促的秋雨般倾泻。见证着落叶归根的瞬间,心中竟生出一丝幸福。

落叶铺满脚下,脚步一带,它们就扑向裤脚、脚面,甚至扑向胸膛。风将它们吹到无风的角落,堆成一小堆一小堆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。玩心骤起,我

一脚踩下去,“沙沙”声骤然响起,落叶纷飞,围绕着我们,犹如天女散花。妻子笑着说我是“老顽童”,惹得路人驻足。待我们离开后,他们也学着我的样子,踏上一脚,似是也享受这落叶的乐趣,让我忍不住回头再看几眼。

路上,看到有的落叶焦黄干枯,毫无水分;有的半黄半绿,色彩斑斓。更多的是相互掺杂,难以辨清颜色。它们连着叶柄,整片从枝头落下,仿佛自然中脱离母体,回归土壤,成为大地的一部分。

叶子的一生,从春到夏,从秋到冬。残忍吗?不,它只是大自然的轮回,正如人从婴儿期、儿童期、青年期、中年期,直到老年,再回归自然。世间万事,无论繁简,总有其道理。我们所能做的,不过是怀一颗悲悯之心罢了。

沿岸的垂柳在寒风中轻拂,河面上水鸟被惊飞,四处已难觅生机。冷冽的河风吹来,我裹紧上衣,加快步伐。

经过几处灌木丛,几乎光秃秃的枝条上仅余几片干枯的叶子。我随手拾起一块石子丢出,落地无声,寂寥一片,仿佛整个天地都陷入静默。小鸟、小鸭不知去了哪里,空旷的河岸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生机。

略显失望地抬头望向天空,像是被一层薄纱笼罩,灰蒙蒙的,阳光踪迹全无。久站于此,寒意渐起,身后的双手已有些麻木。短短一周,冬天已经到了,心境也随之有了些许荒凉。我对妻子说:“回家吧。”

冬天来了,大自然安静了,人也安静了。初冬的人们,开始为真正的冬天做准备。

品时空

申城新八景颂

王灏

龟山亭

浮日登龟山,曲折复盘旋。闲云催霞落,鸟归松林间。鹰飞晚未尽,客去声渐远。亭高不敢语,恐惊瑶池仙。

鸟啼茶香涛声近,万顷碧波收眼间。

聚贤祠

古韵雄居贤岭巅,文人骚客聚悠闲。名贤大家勤探讨,书诗作赋饮茗泉。

茗阳阁

夕阳照茗阳,霞飞楼影长。云浮人喧闹,巷远闻酒香。天高日渐晚,山静树倚窗。更喜沂河风,登阁鸟鸣祥。

平山塔

风岭巍峨吐云烟,鳞次奇塔护康安。登顶始觉韵高古,荡胸神清魄飞仙。

河洲榭

水波潋滟起倒影,芳草萋萋河中景。白鹭悠然翩翩舞,妖娆霓虹画里行。长桥飞渡河间岛,闲来榭上品香茗。南望群峦云烟起,杨柳飘摇弄怡情。

琵琶台

长台晚影弄云烟,古渡临淮已泯然。市民娱乐功能转,西望贤岭落霞翻。

申伯楼

红淡绿碧松竹青,申伯巍峨可摘星。苍翠榆柳彩霞飞,奇思妙想世界惊!

望湖轩

贤山西尽口中街,南湾坝顶望湖轩。

商城北关:只恐夜深花睡去

陈世宏

记忆中二十年前的商城老北关,商贩云集,车水马龙,是城关最发达的商业一条街,萧条的东关,冷清的西关,都是北关的小弟。北关虽店铺破小,街面狭窄,但它承载的是几辈人熙熙攘攘购买年货的记忆。风转尘移,北关也终于在城关新建的大潮中凋零,直到这两年重新进行翻建修葺后,才有了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华丽置换。

我是在一个平常的夜里走进新北关的。这两年,商城新建的公园和街巷景点很多,梦幻般的“山体公园”,十里画廊的灌河公园,彩灯迷离的沿河景区,耳目一新的西街小巷,让人有了很多游览的佳处,不知不觉就忘了还有新北关一直在念念不忘地等我。

头上还是那片天,耳边还是从前刮过的风,只是早已在短暂的惊讶中旧貌换新颜。岂止是“换新颜”,简直是人间天堂的巨变。焕然一新的装饰,古色古香的灰墙,端庄古朴的黑瓦,浑厚简洁的黑梁,砖木混合的店铺建筑,加上两边屋檐上整齐悬挂的红灯笼,把古典的气息和现代的商业元素轻轻氤氲在一起,袅袅弥漫在古街的画梁砖瓦之间,朦胧的夜色也蘸着迷离的灯影,在眉宇间反复缠绵,久别重逢吧?只是街还是那条街,景早已不是那个景。

灯光慵懒,墙梁也慵懒,连同木柱也慵懒,它们都用慢节奏的韵律,把悠闲的气息,一点点着色在你的脚步里,让你尽享慢生活的悠长,也把你的目光解放出来,尽情享受古街的淌恍灯影。

一个巷角在夜色中不期而遇。这是一个小小的胡同,不到两米宽,但它却让我倍感亲切。胡同深深,延伸到最里面还有另外几处院落,其中一个院落,是我曾经住过好几年的地方。院子里的琐事和邻居,都像墙角的喇叭花,一朵

一朵绽开往日时光。胡同里有一户邻居,家里有一个压面条机,我常常端一碗面,付5分钱,压一份手擀面;胡同边还有一个水井,家人常常提着水桶去洗菜洗衣打水,水井边有一墙蔷薇,蔷薇花一直如家人站在巷角等我归来;好几个邻居让我感觉亲切又遥远,对门有一位范奶奶,一头白发,提着小筐在小学门口卖零食,他的儿子在化肥厂上班,常常半夜回来,开门声咿呀轻响,他娶的媳妇秀气文静,说一口听不懂的四川话;斜对面是一家做熟食的,姓汪,男的高瘦个,乐观开朗,每夜拉一辆熟食车去坐摊,他妻子白皙高挑,精明能干,每夜擀面皮包馄饨到深夜,我喜欢看她擀面皮,和面揉面擀面翻面一气呵成,桌边带风微微掀起面粉雾,他家的一双儿女也朴实可爱。后来我搬走了,他们也陆陆续续搬走了,二十多年了,再去这个院子,门锁已经锈迹斑斑,窗子上门框上蛛网灰蒙。他们都去哪里了?听说范奶奶的儿子买房子搬走了,姓汪的那个邻居后来出去打工了,他妻子英年早逝,让人唏嘘,儿女各自成家。时光轻剪,往事如韭。所有的回忆,一瞬间恍然如昨又袅如尘烟,只有眼前古韵古香的红灯笼,把岁月静好的光晕点点弥漫。

关起的一扇门里,关着都是憧憬和温情?

街边的亭,明月的影,亭在月下,月在亭里。坐一坐,我们,都是月光。

街边几株瘦竹,把摇曳的散影,涂抹一墙的诗意。夜风过来,点点陶醉。

胡同深处的灯红酒绿,伴着白墙青黛的装饰,让街边每一个角落,都潜滋暗长着婉约诗词的种子。

走进新北关,终于走进彼此的梦里,只恐夜深花睡去,我多走走,你来么?

茶余饭后

“瑞雪”兆丰年

艾玉森

听说司马光油茶园的油茶花开了,朋友邀约周日一大早就去赏花。我们经X018旅游专线进入园区,车子行驶在油茶园内近10公里长的旅游专用道上,情绪被路边盛开的油茶花点燃,我忙让朋友开慢点,见一山洼处开满了雪白的油茶花,就忍不住要下车拍摄。朋友说,你不用慌,好景色还在上面呢!

待我们蜿蜒来到山顶,停下车,见不少游客纷纷拍照打卡。慕名而来的几位福建游客说,这里的风景太美了,他们要在山上待一整天,尽情欣赏这油茶花的美丽。

我和朋友边赞叹边拿出相机,拍个不停,生怕漏掉这些精美的壁纸。

园内行道树是高大的青桐,叶子已开始泛黄,偶尔几棵红透了的枫树,成为道路的点缀。行道树两旁,是无边无际的油茶花海,这是一个面积高达3万余亩的巨大花园,我们彻底被这惊艳的场景所震撼!

放眼望去,连绵不绝的山冈,满山遍野的花开,像满天繁星,如银河倾泻,似白云飘流;更像是一场席卷秋冬的大雪。从山前到山后,从山脚到山顶,满天的飞雪,簌簌落下,让整个油茶园银装素裹,分外妖娆。

穿行在这洁白的幻境里,沉浸这赏心的景色中,我竟不由忘记一切,仿佛天地间只有自己,想放声歌唱,想站在观景台上大声吟诵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

远眺大苏山紫云塔,烟雨蒙蒙;龙

山湖碧波万顷,水天一色;近观“初冬染雪”的油茶山,陶醉在这绝美的山水田园画卷之中。

恍惚间,我不自主地走近一棵油茶树,仔细观赏起雪白雪白的油茶花来。

采摘油茶果的农民朋友告诉我:“油茶树是花果同枝,‘抱子怀胎’,今年的花朵孕育着明年的果实,今年的花越多,明年就越丰收。”

此时,雾霭升起,漫过这些阳光、雨露、鸟鸣的化身,每一朵油茶花都洁白柔软,就像温暖纯真的母爱。它们开得既没有水仙的娇气,也没有牡丹的大气,它们在百花凋零的秋冬,开成满心欢喜的样子,像迎接一个个新生命的到来。

我喜欢这些美丽朴实的油茶花,喜欢它小家碧玉的温润,喜欢它孕育生命和希望时的平静。

油茶展厅的讲解员告诉我们,这里十多年前还是一片荒山,是光山县委、县政府践行“两山”理论,支持鼓励引导联兴公司等一批农林龙头企业、产业合作社,历经十余载的耕耘,才有了今天的司马光油茶园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

司马光油茶园美得如此壮观,如此惊艳!美得让人惊叹,让人窒息!我和朋友都深感不枉此行,心里像油茶花儿一样明亮,直到傍晚才不舍离去。

夕阳中的油茶园,冬日的绽放滚动着岁月的露珠,被凉风掠过的坚贞,正成为春天的雨水,孕育着葱郁的希望。

“瑞雪”兆丰年。我坚信,明年又是一个丰收年。